

我的老连队在江苏启东黄海与长江的交汇处。前不久,我顺新开通的崇启大桥来到阔别30多年的故地。因部队精简整编,老连队已不在了。面对那片熟悉的营地,历历往事犹在眼前。

1975年寒冬的一天,我从南通军分区机关下连当兵。连队是装备苏式152加农炮的守备连,担负正面江海交汇处的海岸守备任务。当时适逢老兵退伍,巡逻查海的任务就落在留队战士身上。因人员紧张,连队安排

连队往事

朱争平

我参加第二天凌晨三点的查海。查海就是在退潮后,把连队正面10余公里的海滩巡查一遍。呼啸的寒风打着单薄的营房,海浪的咆哮声不绝于耳。繁华都市的城市兵生活环境与眼前的景象形成了很大的落差。我躺在排房的床上,心里有种莫名的惆怅。凌晨三点多,我和另外几个战士到连部换雨靴准备执行查海任务。出乎意料的是,原先整整齐齐放置在连部的雨靴不见了。哨兵告诉我,是几个



天亮就要返乡的退伍老兵提前穿走雨靴去查海了。我的心灵被触动了。当红日从海平线上升起的时候,几位老兵穿着沾满泥水的雨靴回到了连队。早饭刚开过,送老兵的卡车到了。老兵们上车走了,他们从此将告别连队走向也许是未知的未来。望着老兵们远去的身影,我的眼眶湿润了。

连队生活是清苦的。当时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4角5分钱,餐桌上的主菜几乎是清一色的蔬菜和咸菜,战士肚子缺油水。但连队猪圈里,养着满满几圈肥猪,大家最期盼的是连长下达杀猪的命令。可连长是农村人家出身,舍不得多花一分钱,更不用说杀猪了。我从机关来,大伙儿希望我能跟连长说说情。我对连长说,一个月杀一头猪,一年才十二头,既改善伙食又不影响养猪存栏数。经我游说,连长心动了。于是连队经委会作出决定,每月的第一个周六为连队杀猪日。这消息就像一颗重磅炸弹,炸开了全连官兵的心花。杀猪的这一天,无疑是连队的盛大节日。早晨出操,战士们步伐特别铿锵。列队唱歌,战士们歌声格外嘹亮。连队小生产,战士们的积极性尤其高涨。杀猪的当天中午,全连官兵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餐红烧肉。馒头般大的红烧肉块,一个班可以分得满满一大盆,但桌上没几分钟就被吃个精光。周日上午,各班排领取肉馅和面粉到野外包饺子野炊。有个周日,太阳快落山了,高机排三班不见回来。我到海堤寻找三班,翻过第二道大堤时,远处有烟火。走近一看,只见支起的行军锅里水沸翻滚,旁边堆着待煮的水饺。再往前一看,三班的兵都躺在芦苇上,

肚子撑得已不能动弹。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回去,他们说,待消化一下干掉这堆饺子再回去。那个年代,吃撑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守备连的生活相对枯燥。巡逻查海、操枪弄炮、工事维护、养猪种菜,生活规律得燃不着兴奋点。能煽动战士情绪的除了杀猪改善伙食,就是女民兵来连队训练了。驻地黄阳公社有个女民兵炮排,由连队负责帮训。女民兵训练的季节是开花的季节。为了迎接女炮排姑娘们的到来,战士们提前做好各种准备。黄军装洗得干干净净,白衬衣在清水里漂了又漂,棉布军裤硬是用盛满开水的刷牙缸烫出两道裤缝。面对唧唧喳喳的姑娘们,战士们虽然不敢正眼瞧她们,但兴奋劲无法掩饰。训练间隙的篮球场上,因为有姑娘们啦啦队,球场的基调骤然升高。抓到球的战士中场就开始投篮了,有的一个底线发球就能甩到对面的篮板。窜上窜下的球正是年轻战士躁动的心啊。当然,训练的质量也没的说,女炮排每次训练考核总是全乡第一。

光阴如梭。恍若昨日的往事不经意间已过去30多年了,然而那一段青春岁月却是我抹不去的记忆。

原先,酷暑中孩子们最喜欢的大概就是夏令营了。四处逛、四处吃,最有意思的是集体生活,一起吃、一起住。在军号声中起床、在军号声中吃饭、展开活动。现而今,夏令营的名词还有,但内容可大变样了,那就是还要围绕课本转。上课下课做作业测验考试——没有了军号没有了集体生活没有了外出游览观望。名义上还是叫夏令营,我真不明白,夏令是对的,可“营”在哪里呢?被看管着的孩子们只能摇头叹气,这不是第三个学期了吗?连吃顿午饭都要往家赶,然后再回来继续上课,这还叫夏令营?

不是说要全面发展么,不是说要强健孩子们的体质么,于是,各种体育的班也广泛传单。一个少年足球夏令班,六天,管一顿午餐,费用多少?3600元,我悄悄一算,呀,平均一天600元。邻家一个小伙子,这几天一大早就背着双肩包在爸爸或者妈妈的手挟持下外出。然后到太阳西斜,才一脸疲惫挪动着两脚回家。我好生奇怪,大热天的,在赶什么场子?夏令营吧,好像又不像,因为人实在是太小了。满头大汗的爸爸和我摇头,一脸无奈,道出了因由。小孩9月上小学,现在流行“幼小升小”,那就是实地操练训练操练,按开学以后的上课时间,到上课的教室,由老师讲授一年级的课文,语数外通吃。我弄不懂了,怎么还有这样的名堂?爸爸苦笑,为了让小孩一开学就适应呀!我脱口而出,喔,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小孩看见小区里的滑滑梯,哀求着,

外国学校直接挂钩直接输送,甚至到处散发广告?还“国际”着呢!

夏令期间,天气太热,家用电器什么的开始怠工甚至罢工。联系有关部门,好不容易电话打通,听到的是什么什么请按1、什么什么请按2、什么什么请按3……我反应还不算太迟钝,但是,一连串数字,弄得我顾头管不了尾。似乎是5,按下随即的回答是错,再换一个,又是错!等到不知如何是好时,对方发话:“你的通话已超时,请重新再联系。”还有柔声柔气两个字:“再见!”于是又重演一遍,这时早已大汗淋漓。最后,啥也没解决,电话倒打了五六六个。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天太热,很想找些轻松休闲文字看看。四周转一圈才发现,当年的东方书报亭,怎么一个失踪了?据说出售报刊是蝇头小利,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少不了的。那么,有关部门能不能像拯救书店一样施以援手呢?还有曾经布满街头的爱心点心车,也很少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的食品点心,至少在卫生上会让人觉得放心些,但是,据说最早的经营者嫌利润小,逐渐放弃。其实,在这大热天里,在夏令,自己小家开炉灶生灶太麻烦,如果这种爱心点心车多多,不也是为老百姓做了件大好事了吗?

估计大多数观众都没有见过丝绒大幕背后的首都剧场。按照最初的设计,剧场后台是一座呈凹字形分部的化妆楼,一共四层,同时容纳七八百人一起化妆不成问题。但因为这里同时又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所在地,而一般话剧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化妆室,结果除了一楼化妆室功能不变以外,以上楼层自然而然地成了剧院各部门的办公用房和单身宿舍家属宿舍用房,那里被我们称为“后三三三”。于是,林连昆、苏民、吴桂玲、吕中还有很多演员都或长或短在这里住过。我本人,也在这里度过了几乎整个青葱岁月。

1976年的7月下旬,我们在这里经历了一个噩梦——在我们睡得正香甜的时候,地震了。由于震感比较强烈,睡在上铺的同学比睡在下铺的同学还要快地跑到楼下的院子里。虽然正值半夜,但所有的学生、值班老师以及住在后四楼的老同志,剧场各部门的值班人员,全都聚集在楼下,大家惊恐地望着天空,不知这突如其来地震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好多女孩子们由于刚从睡梦中惊醒就跑到楼下,穿的是极简单的睡觉衣着,“来来来!女孩子们

到这边来!”服装设计李玉华阿姨用下楼时顺手带下来的床单遮住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女孩儿。

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很久的抗震——我们和剧院的所有人一起在故宫神武门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一起用分配下来的物资搭建了几百米的“抗震棚”。忙着帮厨、忙着往筒子河送饭送菜,忙着夜间巡逻防火、防盗、保安全;忙着排练小节目到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住院部慰问从唐山来的地震伤员。

三十九年以后,我参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摄,在那期间,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拉回到1976年那个酷热的7月——我们是如何惊慌失措地聚集到院子里,李玉华阿姨的大床单,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上的简易抗震棚,协和医院草坪上郭家庆的朗诵,这一切都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复活灵视挥之不去。

就在那一年,几个月之后,一个震撼力不亚于地震的大事件发生

到这边来!”服装设计李玉华阿姨用下楼时顺手带下来的床单遮住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女孩儿。

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很久的抗震——我们和剧院的所有人一起在故宫神武门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一起用分配下来的物资搭建了几百米的“抗震棚”。忙着帮厨、忙着往筒子河送饭送菜,忙着夜间巡逻防火、防盗、保安全;忙着排练小节目到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住院部慰问从唐山来的地震伤员。

三十九年以后,我参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摄,在那期间,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拉回到1976年那个酷热的7月——我们是如何惊慌失措地聚集到院子里,李玉华阿姨的大床单,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上的简易抗震棚,协和医院草坪上郭家庆的朗诵,这一切都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复活灵视挥之不去。

就在那一年,几个月之后,一个震撼力不亚于地震的大事件发生

到这边来!”服装设计李玉华阿姨用下楼时顺手带下来的床单遮住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女孩儿。

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很久的抗震——我们和剧院的所有人一起在故宫神武门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一起用分配下来的物资搭建了几百米的“抗震棚”。忙着帮厨、忙着往筒子河送饭送菜,忙着夜间巡逻防火、防盗、保安全;忙着排练小节目到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住院部慰问从唐山来的地震伤员。

三十九年以后,我参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摄,在那期间,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拉回到1976年那个酷热的7月——我们是如何惊慌失措地聚集到院子里,李玉华阿姨的大床单,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上的简易抗震棚,协和医院草坪上郭家庆的朗诵,这一切都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复活灵视挥之不去。

就在那一年,几个月之后,一个震撼力不亚于地震的大事件发生

到这边来!”服装设计李玉华阿姨用下楼时顺手带下来的床单遮住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女孩儿。

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很久的抗震——我们和剧院的所有人一起在故宫神武门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一起用分配下来的物资搭建了几百米的“抗震棚”。忙着帮厨、忙着往筒子河送饭送菜,忙着夜间巡逻防火、防盗、保安全;忙着排练小节目到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住院部慰问从唐山来的地震伤员。

三十九年以后,我参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摄,在那期间,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拉回到1976年那个酷热的7月——我们是如何惊慌失措地聚集到院子里,李玉华阿姨的大床单,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上的简易抗震棚,协和医院草坪上郭家庆的朗诵,这一切都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复活灵视挥之不去。

就在那一年,几个月之后,一个震撼力不亚于地震的大事件发生

到这边来!”服装设计李玉华阿姨用下楼时顺手带下来的床单遮住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女孩儿。

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很久的抗震——我们和剧院的所有人一起在故宫神武门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一起用分配下来的物资搭建了几百米的“抗震棚”。忙着帮厨、忙着往筒子河送饭送菜,忙着夜间巡逻防火、防盗、保安全;忙着排练小节目到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住院部慰问从唐山来的地震伤员。

三十九年以后,我参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摄,在那期间,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拉回到1976年那个酷热的7月——我们是如何惊慌失措地聚集到院子里,李玉华阿姨的大床单,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上的简易抗震棚,协和医院草坪上郭家庆的朗诵,这一切都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复活灵视挥之不去。

就在那一年,几个月之后,一个震撼力不亚于地震的大事件发生

到这边来!”服装设计李玉华阿姨用下楼时顺手带下来的床单遮住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女孩儿。

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很久的抗震——我们和剧院的所有人一起在故宫神武门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一起用分配下来的物资搭建了几百米的“抗震棚”。忙着帮厨、忙着往筒子河送饭送菜,忙着夜间巡逻防火、防盗、保安全;忙着排练小节目到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住院部慰问从唐山来的地震伤员。

三十九年以后,我参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摄,在那期间,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拉回到1976年那个酷热的7月——我们是如何惊慌失措地聚集到院子里,李玉华阿姨的大床单,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上的简易抗震棚,协和医院草坪上郭家庆的朗诵,这一切都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复活灵视挥之不去。

就在那一年,几个月之后,一个震撼力不亚于地震的大事件发生

到这边来!”服装设计李玉华阿姨用下楼时顺手带下来的床单遮住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女孩儿。

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很久的抗震——我们和剧院的所有人一起在故宫神武门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一起用分配下来的物资搭建了几百米的“抗震棚”。忙着帮厨、忙着往筒子河送饭送菜,忙着夜间巡逻防火、防盗、保安全;忙着排练小节目到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住院部慰问从唐山来的地震伤员。

三十九年以后,我参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摄,在那期间,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拉回到1976年那个酷热的7月——我们是如何惊慌失措地聚集到院子里,李玉华阿姨的大床单,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上的简易抗震棚,协和医院草坪上郭家庆的朗诵,这一切都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复活灵视挥之不去。

就在那一年,几个月之后,一个震撼力不亚于地震的大事件发生

到这边来!”服装设计李玉华阿姨用下楼时顺手带下来的床单遮住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女孩儿。

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很久的抗震——我们和剧院的所有人一起在故宫神武门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一起用分配下来的物资搭建了几百米的“抗震棚”。忙着帮厨、忙着往筒子河送饭送菜,忙着夜间巡逻防火、防盗、保安全;忙着排练小节目到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住院部慰问从唐山来的地震伤员。

三十九年以后,我参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摄,在那期间,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拉回到1976年那个酷热的7月——我们是如何惊慌失措地聚集到院子里,李玉华阿姨的大床单,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上的简易抗震棚,协和医院草坪上郭家庆的朗诵,这一切都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复活灵视挥之不去。

就在那一年,几个月之后,一个震撼力不亚于地震的大事件发生

到这边来!”服装设计李玉华阿姨用下楼时顺手带下来的床单遮住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女孩儿。

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很久的抗震——我们和剧院的所有人一起在故宫神武门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一起用分配下来的物资搭建了几百米的“抗震棚”。忙着帮厨、忙着往筒子河送饭送菜,忙着夜间巡逻防火、防盗、保安全;忙着排练小节目到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住院部慰问从唐山来的地震伤员。

三十九年以后,我参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摄,在那期间,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拉回到1976年那个酷热的7月——我们是如何惊慌失措地聚集到院子里,李玉华阿姨的大床单,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上的简易抗震棚,协和医院草坪上郭家庆的朗诵,这一切都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复活灵视挥之不去。

就在那一年,几个月之后,一个震撼力不亚于地震的大事件发生

到这边来!”服装设计李玉华阿姨用下楼时顺手带下来的床单遮住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女孩儿。

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很久的抗震——我们和剧院的所有人一起在故宫神武门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一起用分配下来的物资搭建了几百米的“抗震棚”。忙着帮厨、忙着往筒子河送饭送菜,忙着夜间巡逻防火、防盗、保安全;忙着排练小节目到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住院部慰问从唐山来的地震伤员。

三十九年以后,我参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摄,在那期间,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拉回到1976年那个酷热的7月——我们是如何惊慌失措地聚集到院子里,李玉华阿姨的大床单,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上的简易抗震棚,协和医院草坪上郭家庆的朗诵,这一切都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复活灵视挥之不去。

就在那一年,几个月之后,一个震撼力不亚于地震的大事件发生

到这边来!”服装设计李玉华阿姨用下楼时顺手带下来的床单遮住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女孩儿。

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很久的抗震——我们和剧院的所有人一起在故宫神武门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一起用分配下来的物资搭建了几百米的“抗震棚”。忙着帮厨、忙着往筒子河送饭送菜,忙着夜间巡逻防火、防盗、保安全;忙着排练小节目到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住院部慰问从唐山来的地震伤员。

三十九年以后,我参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摄,在那期间,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拉回到1976年那个酷热的7月——我们是如何惊慌失措地聚集到院子里,李玉华阿姨的大床单,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上的简易抗震棚,协和医院草坪上郭家庆的朗诵,这一切都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复活灵视挥之不去。

就在那一年,几个月之后,一个震撼力不亚于地震的大事件发生

到这边来!”服装设计李玉华阿姨用下楼时顺手带下来的床单遮住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女孩儿。

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很久的抗震——我们和剧院的所有人一起在故宫神武门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一起用分配下来的物资搭建了几百米的“抗震棚”。忙着帮厨、忙着往筒子河送饭送菜,忙着夜间巡逻防火、防盗、保安全;忙着排练小节目到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住院部慰问从唐山来的地震伤员。

三十九年以后,我参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摄,在那期间,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拉回到1976年那个酷热的7月——我们是如何惊慌失措地聚集到院子里,李玉华阿姨的大床单,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上的简易抗震棚,协和医院草坪上郭家庆的朗诵,这一切都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复活灵视挥之不去。

就在那一年,几个月之后,一个震撼力不亚于地震的大事件发生

到这边来!”服装设计李玉华阿姨用下楼时顺手带下来的床单遮住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女孩儿。

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很久的抗震——我们和剧院的所有人一起在故宫神武门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一起用分配下来的物资搭建了几百米的“抗震棚”。忙着帮厨、忙着往筒子河送饭送菜,忙着夜间巡逻防火、防盗、保安全;忙着排练小节目到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住院部慰问从唐山来的地震伤员。

三十九年以后,我参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摄,在那期间,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拉回到1976年那个酷热的7月——我们是如何惊慌失措地聚集到院子里,李玉华阿姨的大床单,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上的简易抗震棚,协和医院草坪上郭家庆的朗诵,这一切都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复活灵视挥之不去。

就在那一年,几个月之后,一个震撼力不亚于地震的大事件发生

到这边来!”服装设计李玉华阿姨用下楼时顺手带下来的床单遮住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女孩儿。

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很久的抗震——我们和剧院的所有人一起在故宫神武门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一起用分配下来的物资搭建了几百米的“抗震棚”。忙着帮厨、忙着往筒子河送饭送菜,忙着夜间巡逻防火、防盗、保安全;忙着排练小节目到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住院部慰问从唐山来的地震伤员。

三十九年以后,我参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摄,在那期间,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拉回到1976年那个酷热的7月——我们是如何惊慌失措地聚集到院子里,李玉华阿姨的大床单,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上的简易抗震棚,协和医院草坪上郭家庆的朗诵,这一切都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复活灵视挥之不去。

就在那一年,几个月之后,一个震撼力不亚于地震的大事件发生

到这边来!”服装设计李玉华阿姨用下楼时顺手带下来的床单遮住了那些惊魂未定的女孩儿。

紧接着,就是持续了很久的抗震——我们和剧院的所有人一起在故宫神武门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一起用分配下来的物资搭建了几百米的“抗震棚”。忙着帮厨、忙着往筒子河送饭送菜,忙着夜间巡逻防火、防盗、保安全;忙着排练小节目到协和医院(当时名为首都医院)住院部慰问从唐山来的地震伤员。

三十九年以后,我参与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摄,在那期间,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拉回到1976年那个酷热的7月——我们是如何惊慌失措地聚集到院子里,李玉华阿姨的大床单,筒子河北侧马路边上的简易抗震棚,协和医院草坪上郭家庆的朗诵,这一切都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复活灵视挥之不去。

就在那一年,几个月之后,一个震撼力不亚于地震的大事件发生

——“四人帮”倒台了,中国文化艺术的春天到来了,我们也跟着忙起来了——剧院复排了《蔡文姬》。排练厅就在我们住的房间斜对面。《蔡文姬》排练的整个过程中,虽然只是龙套,我们这些人基本上是“形影不离”、“分秒不差”地从头到尾跟了下来——就住在对面嘛,几乎和住排演场里没有什么区别。

更有趣的经历是,那时我们年轻,精力旺盛,白天排练结束,晚上我们就去剧场前面的售票处帮亲友排队买票。《蔡文姬》的复演轰动京城,观众竞相购票盛况空前。买票的观众从白天晚上开始排队,剧场前面的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早晨九点售票之前,排了一宿队的观众生怕买不上,纷纷往前挤。虽然及时采取措施,宣布每人限购两张,最后还是把广场的南墙挤倒了……一出话剧,怎么能有这样强的吸引力呢?当时的我虽然还年轻,但是站在那倒塌的南墙边,我隐约感受到了什么——啊!人艺……原来观众们是这么需要她。

想起刊登一组《人民军队中的上海兵》,以纪念建军85周年。

我在北京人艺

我在北京人艺

我在北京人艺

我在北京人艺

我在北京人艺

我在北京人艺

我在北京人艺

我在北京人艺

我在北京人艺

我在北京人艺

我在北京人艺

我在北京人艺

我在北京人艺